



康巴周末

康藏人文

2021年8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杨燕 版组:边疆

音乐家家族
◎谢臣仁

一一胡

胡,古月也,二胡,二轮古月也。让音乐坐在膝上,二胡,用紫檀雕空的内心歌唱,音符沿柔曼的马尾潺潺,流成鳞片上七彩的图纹。一轮故事开始演绎。让二胡坐在膝上,执弓的手溺爱着,颤索地抚摸。月光浮起,在青花瓷碗里。朴衣素裳的琴师,在琴弦上行走,打捞过早凋落的花朵和月光。手指从一个颤音开始深入记忆的某一天空。

弓动弦舞,生命的河流荡漾在琴弦上,雀跃着似汪碧湖水,浮掠着如皎皎月光,浸透周身。这是欢乐容颜下的内心,含满泪水。二胡背过脸去,弦音幽咽。夜色如霜的地上,一群音符相拥相聚,泪如雨,沉重的泪水滑落,碰伤了二胡的胸肋冬眠的弦。长弓如锯,锯着结痂的伤口。停止吧,停止,停止音乐的历程。艰辛依旧,执着地忧郁,侧耳倾听,蛰伏

心壑深处,尽是龙的呼啸,马的嘶鸣。这与龙马有关的二胡,闪烁怎样一种精神?道路开阔,谁能超越一个琴师的内心,失明的阿炳比明眸更生动画真。跳弓、跳弓,谁也挥不去的浮云,谁也拽不住的缰绳。月光浮起,音乐浮起,并大朵大朵地开放。二胡坐在琴师膝上,琴师与月光长存,与音乐长存,坐在二胡内心。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红色记忆

大渡河畔

贺先枣 邓明前 倪英

三馆共展出文物实物、图片751件;场景雕塑12组;电子沙盘3个;多媒体展示5个;幻影成像1个。

现在的纪念碑公园——面积已达7200余平方米、在高达35.529米纪念碑下,“三馆”建筑浑然和谐,红色文化特征突出、现代气息浓郁,大气而又各具特色。“三馆”不仅是重要的文化设施,更是泸定县面向公众和广大青少年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历史和红色文化的基地,还是泸定县举办各种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群众日常休闲、锻炼的理想去处。

“三馆”内展厅——不同类型展厅相对独立,既便于观众有选择地参观、缩短参观路线,又便于安防管理。宽敞的展厅,也为丰富多样的展陈设计提供了理想空间。“三馆”以完善先进的设施设备为基础,以人性化服务理念为原则,为公众提供了多种优质的服务。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这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内,拥有一流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其中包括咨询服务、为观众免费提供讲解服务;采用多媒体播放介绍红军长征和修建川藏公路的数字影片;采用幻影成像以文字和语音方式播放红军飞夺泸定桥战斗过程;还有教育服务——馆内常年举办专题讲座、青少年主题教育活动等。

馆内还提供公共饮水台、休息座椅,为残障人准备的残障人电梯。

“三馆”作为现代化的综合纪念馆,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为泸定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作出新的贡献。

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是太阳的颜色,是火的颜色,是生命的颜色,中国人认为,红色具有驱邪避恶的功能,所以中国人贴红色的对联,挂红色的灯笼。红色有着极好的象征意义,红色代表吉祥、喜气、热烈、奔放、激情、斗志昂扬,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事业,从一开始就用象征忠勇和正义的红色来形容和代表自己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把红军长征创立的文化,称为红色文化,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扬。

1935年5月29日,红一方面军取得飞夺泸定桥铁索桥的胜利。红军取得的这次胜利,把一个军事上的奇迹留给了历史,把一个脍炙人口的传奇留给了泸定,也把一笔巨大的红色文化财富留给了泸定。红军走过、战斗过的地方,红军经过泸定留下的革命文物,红军所有活动留下的故事,都是红军留给今天的红色文化财富。而这笔财富,正在兴起的红色文化旅游热中,发挥出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显示出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除了那些不可移动和可移动的红色文物,包括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各类建筑物、红色遗址、遗迹,红军书写的革命标语、口号,红军使用过的战斗、生活用品等等红色文物之外,还有流传在民间的红军故事、传说。泸定特有红色文化财富更以伟人、名人们的吟诗、题咏,或是回忆录,或是特意撰写的文章展现于世人面前,泸定红色文化百花竞艳、深厚广博。

毛主席“大渡桥横铁索寒”一句诗,使泸定、使大渡河闻名遐迩,正是伟人和共和国的开创者们以诗词、各种文体不断讴歌泸定,讴歌红军飞夺铁索桥的壮举,让泸定的红色文化变得格外厚重。这其中,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也有他们题写的楹联,他们书写的诗词,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1951年,泸定钢索吊桥建成时,刘伯承同志题写桥名“大渡河桥”,朱德同志题东桥头联,上联是:“万里长征忆泸关险”;下联是:“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题西桥头联,上联是:“河水南流任澎湃波涛难阻当年红军奋勇向前进创造光辉记录完成长征奠下胜利基础”;下联是:“旌旗直指看神勇大军扫康藏残敌势力求民族幸福实行团结组织友爱家庭”。

藏戏论坛

所谓“道歌”,即宣讲佛教道理的证道性的诗歌。米拉日巴(1040—1123)是葛举派创始人之一,在藏族地区可谓家喻户晓。他生活在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当时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惨遭涂炭。他自己的身世十分悲惨。米拉的父亲以经商为业,兼及农耕,家境富有。米拉7岁时父亲去世,家产被伯父、姑母所夺。米拉与母亲、妹妹被迫成为叔父的家奴。后来,他们被赶出家门,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只得乞讨为生。传说米拉长大后用咒术杀死仇家,用咒语施放冰雹,毁灭乡里庄稼,报仇雪恨。米拉行恶,正义得到伸张。后来,米拉忏悔其杀人罪行,转信佛教,皈依马尔巴大译师。马尔巴初未传法给他,只令其服事劳役,修建碉房。经六、七年的磨难之后,才传给他秘密法要。然后,他隐入深山野林苦修,有所成之后,便云游各地,弘扬佛法,广收门徒。

米拉自幼喜欢唱歌,天生一副好嗓子。晚年,他成了名僧,便利用唱歌的天赋,以歌的形式向弟子及信徒们宣传佛法,从而创造了大量证道性的诗歌。这些道歌个别章节是他的弟子所记录,绝大部分是他的后世门徒桑吉坚赞(1452—1507)辑录。桑吉坚赞跑遍西藏各地,追踪米拉足迹,搜集、整理流传在民间的米拉道歌,编成这部米拉道歌总集。道歌分60章,约500首诗歌。后来,桑吉坚赞又创作了《米拉日巴传》这部传记体文学作品,叙述了米拉一生的经历。其中,米拉及其母亲和妹妹凄苦的生活,未婚妻对他忠贞不渝的爱情,兄妹之间的手足深情,善良的师母对他的种种关爱,皆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至深。

米拉道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它与《格萨尔王传》一样,诗歌与韵文交织,散文与韵文并茂。作者在记录诗歌的同时,还把唱这首歌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一并加以详细记述,与诗歌交织在一起,组成一部说唱叙事文学,极富故事情趣。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实际上是一部米拉日巴的故事集。《道歌》采用了来自民间的“鲁体民歌”的格律,多数是回环对应的多段体民歌格律,与吐蕃时期相比较明显继承了吐蕃诗歌的格律,而且发生了变化和发展。它打破了六音音节,句子中第三音节的衬音“呢”消失了,每句音节停顿不同了,而且民歌味道极浓。如:

夏三月里乌云滚,
不见太阳升天空;
冬三月里冰封冻,
不见雪原花儿红;
因我恶劣习气重,
不知你是位得道翁。

《道歌》能够长期流传,一方面是因为作者暴露和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和剥削者贪婪残忍的本性。作者是一位彻底的出世主义者,他所宣扬的佛教人生观,对当时处在苦难中找不到出路的黎民百姓来说无异为天堂的福音,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极易产生共鸣。另一方面,《道歌》的诗歌语言朴实无华,普遍运用了民歌格律,采用了比喻、回环、夸张等民歌的艺术手法,深受人们的喜爱。比如,有一首民歌唱道:“你是想要赛马吗/请把烈马牵了来/你是想要驮东西吗/请把黄牛牵了来/你是想要对歌吗/请把《米拉歌集》带来了!”

《米拉日巴传》在藏族传记文学中思想、艺术价值都很高,在我国其它地区也颇受重视。解放前,便有了汉文的节译和蒙文译本。早在1946年,刘立千先生便将其译成了汉文本,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0年才由民族出版社出

版。这是目前唯一的完整的汉译本。刘立千先生在书的“译后记”中说:“本书在这些绘声绘色的记述中,客观上也反映了米拉日巴当时所处社会的政治面貌、农村经济、乡里风俗以及人民的思想感情等等。故这本书又是记述十一、二世纪西藏地方与社会历史的及其珍贵的著作。”同时,传记中生动地描写了米拉日巴坚持不懈、刻苦修持,“他的这种坚定不移的事迹,至今还能赢得佛教徒的称道和敬仰,以他作为学习的楷模。人们爱戴这个人,爱的就是这种百折不挠的坚毅精神,尊称他为大圣人、瑜伽自在大士。”目前,《米拉日巴传》在国际上为众多研究藏学、佛学的学者所瞩目,已有了英、法、日等文字的译本,成其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品。

《米拉日巴道歌》与《米拉日巴传》对藏戏文化的贡献,在于文本的艺术成就对藏戏文学剧本的影响。《道歌》是藏族作家写作道歌的第一部作品,它与《米拉日巴传》同样,采用的是散、韵相间的手法,在散文叙述中加入诗歌。所不同的是前者以诗歌为主,交代米拉唱这首歌时的前后背景。例如记叙有一次米拉去化缘,来到一位老奶奶门口,不料老奶奶一看见米拉日巴便骂道:“你这瑜伽乞丐,夏天来时讨白的(指青稞酒),冬天来时讨酸的(指青稞酒),……你要歇空来偷我女儿和媳妇的首饰吗!”说着就往米拉身上撒灰。于是,米拉对她唱了一首歌:

清晨起来要最早,
夜晚睡下要最迟,
没完没了家务事,
三条都要你操持,
你是没有工钱的女仆役。

……
一家之长最尊贵,
无钱也要收的税,
不可缺的子孙辈,
三者都要好供奉,
唯独你是没有份的“无需用女”。

……
要向儿媳献殷勤,
须听子女恶语声,
群子孙吵嚷耳聩,
三者都要你担承,
你要假做耳聋修忍性。

……
做事费力有如拔马桩,
走路弯腰好象鸡一样,
坐时无力身倒体踉跄,
力不从心衰老临身上,
你是灰心丧气的弯身妇。

……
吃的喝的冷又脏,
身穿襤褸破衣裳,
睡铺破皮毛全光,
三种滋味你要尝,

歌唱完后,接下来是一段叙述,道出了老人的真实处境,打动了她的心,使她松开了抓灰的手,对米拉产生了信任和敬重。

《米拉日巴传》虽然是人物传记,但它对历史人物有一定程度的夸张和虚构,还吸收了一些宗教神话和民间传说。书中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塑造了带有典型意义的西藏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群像。传记受佛经故事的影响,采用问答形式,全书以散文为主,中间插入一些歌词。语言通俗易懂,接近当时的口语。文笔朴实无华,生动流畅,堪称“藏族传记文学发展史中的一颗明珠”。藏戏文学剧本散、韵相间的风格,明白晓畅的语言,生动形象的人物刻画,宗教神话和民间传说内容,无疑均受到这两部作品的巨大影响。



藏戏文化与汉族戏曲文化之比较研究

◎谢真元

比较研究

《米拉日巴道歌》
《米拉日巴传》

唐卡文化

唐卡与格萨尔造像

◎曹仲康

唐卡中关于格萨尔的造像极为丰富,从梵天真裔、洁莲圣婴、草地觉茹、牧神骄子等等起,到三岭人主、降魔英雄、雄狮大王、公祭圣天等等,无止。以及格萨尔武王、格萨尔文王、格萨尔法王、格萨尔财王,像像独犛,不一而足。具体情境中格萨尔幻化于水陆空三界的蛟龙、野牦、雪鸮等等,也都是半人半神的形象,不失格萨尔原型。而且都将造像例为本尊,构成唐卡主体,神圣庄严。相应次要的其他形象,只衬托本尊,分上中下三界布置在傍,不至于喧宾夺主。

以“格仲”故事情节为主的画面很少见,又只在壁画、幔帐画中出现,物表、内涵都有别于唐卡。说唱艺人张挂的幌子,本质上也不属唐卡,虽然偶有用唐卡当幌子的,仅为个别例外现象。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格萨尔王传》十一幅系列唐卡,它之所以是唐卡,其画面主体全是由相关格萨尔的诸神像构成。作为画传的故事情节,所有激战场面、生活境况、俗物世态,无论内容多么丰富形式多么复杂,尽围绕本尊四周铺排,决不过分展开。否则,哪怕是如意式装帧的,也不是唐卡而仅是连环画、浮世绘、刀马人物图了。

格萨尔造像的又一大宗,是三十六大将、八十英雄、十三畏母、十二女眷,一应人物,号称千尊,可谓百像,个个形象鲜明,性格突出,而又归于相,都由物象因素实现,即不显雷同,也无可混淆。这类造像主要以玛尼石板为载体。个别典型形象如查绒等,作为氏族祖神,也有出现在唐卡中的情况。但绝对对是造像,肯定不泥于其生平事迹的交代,否则,它将是幅普通的绘画“日波”或“孜格”,无论多么精彩,多么详细。

格萨尔说唱专用的“艺人帽”,格萨尔跳神专用的“神盔”,都是特定图象的载体,其间叠加上丰富的图象元素,而且艺人帽和神盔各自成“相”,互不替代。

唐卡与其文化遗产属性

对唐卡的认识不只是一定要界定一个术语,更不是仅为某一画种确立一个名词,而是对这一现象和创作行为的观照。对遗产性的文化事物和文化现象,应回到历史中当时人的心态及环境中去,才能得到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任何把唐卡神密化、庸碌化、空泛化,尤其异化的作为,都是不可取的。

近年,唐卡尤其古唐卡的经济价值被世人所强调,更深层的文化内存却少有人问津,是对唐卡的偏见。只把唐卡视为藏族民间绘画,乃至于只视为嘎嘎嘎嘎绘画技艺及工具材料传承的狭隘概念,似属不妥。当然,嘎嘎嘎嘎风格的藏族民间绘画创作是可行的,也是大有前途的,这,另当别论。

唐卡是特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物质手段的暨有事物。到后期,唐卡的嘎嘎嘎嘎风格更浓。欧洲人见识唐卡,每以绘画定义。然而,纵使可以忽略唐卡的宗教内容,但唐卡的图象学意义不能被置在绘画和工艺之下的其次地位。更不能回避、抹杀唐卡的图象本质属性。

唐卡对于现代,更重要的是遗产价值意义,不能轻易言变,盲目开发。不能随便当作“藏族绘画”滥用。虚拟唐卡之名,伪托唐卡之形的世俗绘画作品不会抬高自己身价,反而会损唐卡信誉。

处于唐卡的故乡,多为其保护尽心出力,多在基础研究上发挥思想智慧,洞悉其文化精义,多作建设性工作,是当务之正业。如若过分物欲、功利地“玩”唐卡,向其粘光、拭油,以其兜风、沽名,真该慎之再慎。

扫一扫 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